

教育现代化背景下学生身体的境遇及教育应对

陈雪梅

渭南师范学院

摘要:科技的发展引发社会整体的变革,技术的介入为教育现代化的实现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教育现代化不仅是教育设备与环境的现代化,也以人的现代化为目的。科技为教育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容易导致其在技术洪流中的迷失。身体哲学揭示出学生身体丰富的教育意蕴:学生首先是一种身体的表现,学习始于身体并赋予其丰富的教育文化。教育现代化之下学生陷入“精确”的身体、“消失”的身体、“虚拟”的身体之境遇。教育应从回归整全身体彰显学生生命活力、加强学校教育中的身体教育、贯通科学与人文充实学生精神世界方面做好应对,推动学生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关键词:教育现代化;身体境遇;身体哲学;教育应对

【DOI】10.12252/j.issn.2096-6288.2022.03.179

引言

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年)》,这两个文件共同构建了我国教育现代化的顶层设计和执行方案。教育现代化的推进是教育改革面临的重要机遇,也给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挑战。在迅猛发展的科技的助推之下,整个教育生态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在教育装备更加现代化,教学手段科技含量不断提升,教学形式日益繁荣之下,也潜藏着教育陷入指标、数字、追求效率最大化,“退化”为教学的技术的危险。处于这种教育新生态之下的学生发生的变化不仅仅是思想与认知方面的,同样被打上文化“烙印”还有他们的身体。身体哲学的出场让我们意识到学生的身体不仅仅是生物基因的载体,更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基因。人首先是一种身体性的存在,发掘并发扬蕴藏在学生身体之中的教育价值是教育在科技浪潮席卷而来的时代找准自身位置,成功实现转型的“思想灯塔”。

一、身体的教育意蕴

(一) 学生首先是一种身体性的存在

无数哲人对人的存在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思考。笛卡尔形而上学的哲学隐喻“我思故我在”,将人抽象为理性的存在,在“理性至上”的主宰之下,身体“湮没”于意识的洪流之中。海德格尔则消解了这种认识,提出我们并非“拥有”身体,而毋宁说,我们身体性地“存在”。^[1]“在人与物、与他者、与世界的交往中,身体不仅仅是‘我’与世界的媒介、与世界、与他者与外在物之间的交融场所,在某种意义上,人即‘身体存在’。”^[2]这里的身体不仅仅是肉身,而是一种包含着肉体与意识,灵与肉交织在一起,富有自然性、历史性、文化性的系统。身体让我们有了存在于世的物质证

明,有了人类与自然交互的媒介,也是个体一切实践活动的基础,从这种意义上来讲,人应首先是一种物质性的存在,是一种身体性的存在。我们的意识活动和实践活动通通建立在身体的实体存在之上,身体让我们成为一种真实的存在,同时通过身体获得对于世界的真实感受,并在自身的实践活动中与周遭的世界产生联结,生发出各种各样的关系,进而成为“一切关系的总和”。对于身处教育世界的学生而言,他们鲜活的生命由实体性的身体来承载和表达,学生的主体性首先以这种物理现实的形式表现,借助其身体的存在才能感知将其卷入其中的教育世界,认识到自身的此时此在。

(二) 学生的学习始于整全的身体

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是从身体出发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正说明了我们身体作为获得对客体认识的通道。以身体为坐标,我们身处的世界被赋予了非自然的意义,我们对于整个世界的感知首先是通过身体获得的,对于世界的回应也由身体来表现。皮亚杰将儿童认知发展的第一个阶段确定为感知运动阶段,这一阶段的儿童借助其身体,通过手的抓取,嘴的吮吸认识世界,进而发展出关于客体的身体图式。梅洛庞蒂通过“世界之肉”的视角看到,“身体是带领个体参与世界的一个媒介。主与客相互交流、相互统一都是可以面向世界的,身体只是进入世界的桥梁,世界也就是身体的一部分,所以说身体有世界性。”^[3]杜威的思想中也带有具身的意蕴,他认为教育不是知识的增长,而是儿童经验的不断生长,这种变化仅通过无须身体参与的理智活动是难以实现的,只有儿童身体性地参与,亲身体验才能促成其经验的不断改造和改组,而最好的方式就是“做中学”。学生的学习之中,知识是可以被言说和复制的,而经验却难以被共享,在与世界不断链接之中,获得难以言说的体悟。学校中充斥着大量意识活动的学习

过程是始于身体的，身体是意识生长的“土壤”，“通往人的自我发展的道路正是从回到具有真实肉身及其感受力的个体自我开始，从个人的身体开始。”^[4]

（三）学生身体表现着丰富的教育文化

人创造了文化，被人所创造出来的文化反过来又造就了人本身，作为人类所创造的最重要的文化活动，教育其本质就是有目的地培养人，使人从自然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人。教育通过“以文化人”的方式带给人的影响不仅仅是灵魂深处的变革，人的身体处处都被打上了文化的烙印，学生的身体由此表现着丰富的教育文化。

马克思指出，人的感觉、感觉的人类性，是由于存在着人化了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人类通过劳动既改变着“身外的自然”，又改变着“自身的自然”，“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5]可以说，人是“作为人的人”而存在的，我们不仅是自然的创造物，同时也是自身的创造物，人的身体不仅仅是由自然赋予的肉体，更是通过人类自身的劳动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人的身体，人的原初状态是一种自然存在身体，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成了一种自然的、文化的、社会的身体。

学生的身体表现出丰富的教育文化，学生也成了文化的产物，其思维模式、心理特征以及行为方式等属人的一切方面都是遵循着一定的文化路径形成的，活动过程以及人的本质力量现实化的对象对人自身也进行了形塑，各级各类学校都通过以文化人的方式影响人，每一个学生既是以文化人的对象，又是以文化人的结果，他们的“身”、“心”、“知”既作为以文化人的对象，又表现为这一活动的结果。

二、教育现代化之下学生身体的转变

（一）技术监控之下“精确”的身体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当教育为了追求教学方式的规范化，教学效果的最优化而“退化”为教学的技术时，教育就失去了其本源性的“道”走向了停留于表象的“器”。教育成了一种训练活动，为了最大化追求以可量化的分数为标榜的教学效果，学生的身体将被作为追求这种发展的工具，陷入种种技术的监控与规训之下。

在科学的全面扩张，技术的持续介入之下，学生的身体由内而外受到单向监控，教室里全天开启的摄像头成了教师最好的且无死角的眼睛代具，随时随地掌握着学生的一切活动与表现。不仅学生外部的躯体化活动可以被更便捷和快速地掌握，学生的身体还可以利用技术的手段被“拆解”为不同的部分，利用最先进的设备

透过学生的身体了解到肉眼难以觉察到的学生的认知活动、情感活动、意志活动等，并为其所作出的表现附上一个明确的分数。技术替代了教师在与学生的真实互动中对学生的隐秘的观察和积累起来的了解，以一种看似隐性，实则全然曝光于学生眼前的方式对其进行着监控，快速获得精准而没有温度的数据。技术在为我们提供快速了解学生的通道时，学生的身体似乎已不再是属于自己的，失去了其主体性与意识性，技术使其变得更加“精确”，却也更加模糊。

（二）教育活动中“消失”的身体

对于身体的认识历经几个世纪不断的探索。传统的“身心二元”论将人分割为彼此对立的“身”与“心”，一个是被压抑的“肉”，一个是要不断完善“灵”。“我们追求的既是真理，那么我们有这个肉体的时候，灵魂和这一堆恶劣的东西搀和在一起，我们的要求是永远得不到的”。^[6]受传统“身心二元论”的影响，在学校教育中我们也时常可见对学生身体各种各样的要求，提高其为理智增长的“服务质量”，甚至一个个鲜活的学生都被看成走进教室的空空的脑袋，身体在教育中逐渐“萎缩”的只剩下了颈部以上。

在“扬心抑身”文化的渲染下，身体成了一种可有可无，甚至是“负担”的存在。在不断前进，追求快速发展的道路上，我们却忘记了身体是最直接的“耳朵”和“眼睛”，它是最真实的“接收器”与“反馈器”，透过它能听见关于自己最真实的声音，看见自己最诚恳的想法，高兴了会笑，难过了会哭，喜欢会靠近，讨厌会远离，这都是身体在帮助我们明确自己的心意。而在教育中，我们时常对其视而不见，不断压抑身体的真实反应，直至让身体消失不见，然而身体的“消失”将带来我们在教育世界中的迷失，不知教育的本源与归处。

（三）网络世界中“虚拟”的身体

利用现代技术的手段，教育活动超越了时间与空间的局限，教育的形式也由线下向线上延展开。技术对于教育活动全方面的介入，让教育中主客体的关系以及对话的形式都发生着改变。传统的教育活动中，教师与学生以面对面的方式进行着相互的交流，师生双方同处于一个时空，信息不全然借助语言或文字的形式在师生间传递与交换，眼神、表情、动作等依附于身体的表达蕴含着大量的言语难以包含的内容，而这些内容正是真正的教育所不可或缺的。通过技术的手段，学生可以被“编辑”为抽象的符号，这样的符号无须借助身体的实体就能与教师和同伴进行信息的交换，教师通过技术的手段就能获得学生整个学习过程的数据，甚至是学生思

维的过程都能通过技术的手段被直观展示。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发展让我们看到成功实现了身体与意识分离的学生，技术承载着学生的意识，赋予其“虚拟”的身体任意穿梭于网络的世界，进而在技术赋能的教育世界中实现了一种虚拟化的生存，置身其中真实与虚拟的边界不再清晰，以往的经验已不足以支撑起我们对于人的认识，对于学生的认识。

三、面向身体转变的教育应对

（一）回归整全身体彰显学生生命活力

健康之精神寓于健康之身体。身体是理性生长的“土壤”，教育首先要回到整全的身体，看到学生作为完整的人而存在，每一个学生都是有血有肉的人，有着独特又丰富的身体感受力，其对外界的感知和反应不只是局部意识的参与和表达，而是调动身体全部感官，整个地向世界倾诉与敞开，在与世界实践性的对话中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不断改造着“身内自然”与“身外自然”。

“整全的身体观的第一要义就是走出传统的身心二元对立的理论窠臼，在身心统一的立场上来理解身体，理解受教育者。”^[7]在教育中首先应该被看到的就是学生这个人，将其看作是人，而不是被二分为理智与肉身的机械组合，回归整全的身体就是要将学生的心与身，知与行相统一，将学生的内在与外在相融合，让其在自然属性与精神属性的交汇中，在经验与反思的结合中保持其历史性内涵并获得自我教育的勇气和能力。“学习是通向真理之路，而不是仅仅了解事物，对已有的真理不要去死记，而应在内心和行动上身体力行。”^[8]单纯的知识对于人而言只是一种外在财富，教育的内涵要超越对知识的占有，教育活动要能够让学生以整全的身体参与其中，在意识与实践中的彰显其在不断变化的世界境遇中的生命活力。

（二）加强学校教育中的身体教育

以体育“强身”，强的不仅是肉身，还有学生内在身体，精神世界的强健。体育不仅仅是“对身体的教育”也是“通过身体的教育”，身体的健康、运动技能的获得是其体育的目的之一，通过对身体的训练与“折磨”，学生的意志与品格也得到发展，在需要不断挑战与坚持的活动中，学生一次次实现着对自己的超越。此外，每种运动项目都内在包含着自身的运动文化与人文文化，在竞争与合作中，这个文化都将“烙印”于学生的身体之上。

劳动教育是一种不言之教，身体在出力流汗的过程中学生更容易切身体会到“粒粒皆辛苦”的精神内涵，其在身体力行的实践中对事物所获得的感知远胜于教师

苦口婆心的教诲。学生在劳动中将其所知与所行结合，通过其知改变其行，通过其行完善其知。由此，劳动教育不能成为仅关于劳动技能的教育，而要通过包含着身体与精神的教育让学生的心与身在劳动中相遇与融合。

（三）贯通科学与人文充实学生精神世界

“科学讲求的是生产力和强大的武器，而精神要求的则是人的转变。”科学知识关注现实客观世界，提升人的科学素养，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但“唯科学主义”必须被警惕。“唯科学主义”以工具理性为主导，教育也会成为以注重功用，追求效率为旨向的活动，借助“奥卡姆剃刀”剔除教育活动本身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而将其简化为一套固定的流程，进而像工厂流水线一样将学生作为加工的原材料，生产出令人满意的标准化的“产品”。但人的发展所能达到的程度在本质上是不可计算的，我们很难以量化的手段对人的发展进行科学的统计与评价。

人文知识也是关于人本身的知识，主要涉及人的精神领域。人文素质的培养，虽然不直接让学生掌握某种技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但为人的发展提供有温度的教育，为人的生命成长注入人性最本质的力量，对个体的专业发展具有固根立本的意义。人文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人与其所处世界之间的意义关联。人的发展既需要科学知识启智，也需要人文知识润心，贯通科学与人文正是还原个体生存世界复杂性知识的真实面貌，推动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实现。

参考文献

- [1] 马丁·海德格尔. 尼采[M]. 孙周兴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108.
- [2] 彭杰. 现象学视角下的学习: 一种新的面向和可能[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0(2): 103-113.
- [3] 朱相熔. 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研究[D]. 中央民族大学, 2018: 42.
- [4] 刘铁芳, 周俊凡. 身体的教育意蕴及其实现[J]. 教育学报, 2020, 16(05): 3-10.
- [5] 中共中央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202.
- [6] 柏拉图. 斐多篇[M]. 杨绛译,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0: 16.
- [7] 李政涛. 身体的“教育学意味”——兼论教育学的身体转向[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06(21): 6-10.
- [8] 雅思贝尔斯[M] 邹进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1: 89, 68.